



请做一个真正的演员

呼一口浊气。我们不想整日八卦地盯着爱豆的隐私丑闻大做文章，但他们除了污点黑料，实则没有真正“出圈”的谈资。我们不强求艺人都是圣人，但起码做个人啊。

笔者刚看完《与奥逊·威尔斯共进午餐》，内容相当“精彩”。据奥胖胖透露，自己替加森·卡宁那本讲斯宾塞·屈塞/凯瑟琳·赫本的书写了推介，而该书让赫本非常不安。奥胖胖不屑地表示，切，“她那时候走到哪儿睡到哪儿”，就算书里写了两个人曾一起生活，没关系的嘛。“拍《公民凯恩》时有一天我正在化妆，她（赫本）也在化妆，就坐我旁边。她狂喷三字经，说自己如何被霍华德·休斯给【此处省略一千字】了。……格蕾丝·凯莉也到处睡，没人注意的时候在更衣室……”

口无遮拦的奥胖胖还讲，“拉里（劳伦斯·奥利弗）欺负查尔斯·劳顿的那些事，真是太过分了。那是有一年的演出季，他们俩都在斯特拉福德。劳顿当时在演《李尔王》，还演了《仲夏夜之梦》里的波顿。大伙儿都说，他那两个角色演得都挺有意思的。可拉里却当着全团人的面说了句：‘查尔斯，你就是个业余演员，这辈子都是。所以别指望我们拿你当回事。’劳顿哭着跑了出去，哭得像个孩子。”“还有一次，我撞见拉里在后台化妆间抚镜自怜，如痴如醉。拉里称，每当他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总会深深迷恋，甚至很难克制住想和自己【哔】的念头。他说，人生的一大憾事，就是没法和自己【哔】！”

凯瑟琳·赫本、格蕾丝·凯莉、劳伦斯·奥利弗……O.k.，认了，这些影史留名的国际巨星，也都不是德艺双馨的纯洁楷模。但他们的瑕疵之所以尚能被观众接受，在于过硬的作品傍身（也没真干十恶不赦的事），多少消解了几许负面的人性。至于国内一众拍戏戏不成、三观无下限的流量明星们，是没有资格享受到这种特殊的豁免权的。

演员是公众人物，罔顾私德，灾殃立降。何况，早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里，梁漱溟已经把话挑明了——老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，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，而以道德统括文化，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持重。也就是说，中国，是一个十分强调“道德”的国家。

“道德”至高无上的地位，缘于道德资源的稀缺性。对公众人物之私德的严苛要求，则缘于“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”的挑剔审视。此外，值得引起关切的是，这一轮对流量明星气势汹汹的讨伐，背后是民众对他们的“获得与付出强烈不匹配”的强烈不满，是一个涉及“公平”的问题——很多流量明星们的个人素养，与其巨额的财富、光鲜的身份显得如此格格不入，因此，忍无可忍的愤懑情绪，蓄积于网络社会一触即发，只待时机成熟，完成反攻清算。

行业规范

践踏公序良俗，上赶着当“法制咖”，被抓、被封杀的那一撮人，不冤枉。而回过头冷静剖析，看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流量明星们，其实身不由己、可悲可怜。笔者曾和一位老戏骨聊天，他说，和某当红小鲜肉合作，结果该鲜肉拍戏间隙又接了大量广告，连续折腾，才几天的工夫，送医院了。“我蛮同情的。他们不是演员，没有被当作一个活生生的‘人’看，他们被当作了一件商品，趁着还新鲜的时候，拼命地榨干。等市场厌倦了，他们就残了、废了，彻底失去利用价值。然后，资本立马换一批上，快消品，可替代性强。他们承载的东西，不是戏，和艺术无关，他们承载了某种欲望，最终沦为这欲望的祭品。”

可是路是自己选择的，想摆脱悬丝傀儡的宿命，做真正的演员，就要有“切割—失去—重来—勤学”的思想觉悟。而一个业务纯熟、大节不亏的好演员，当是知耻、重厚的。知耻，指通晓什么不能触犯、什么不能违反，要心设警铃，谨防危险的“越界”。重厚，指须在个人修养与社会环境（氛围）之间做出妥当的取舍，不为流行的、市侩的、功利的、粗俗的价值取向所迷惑，进而甘愿迎合。

我们不缺传奇的榜样。《北京人》中的曾文清、《茶馆》中的秦仲义、《封神榜》中的姜子牙、《渴望》中王亚茹和王

值得引起关切的是，这一轮对流量明星气势汹汹的讨伐，背后是民众对他们的“获得与付出强烈不匹配”的强烈不满，是一个涉及“公平”的问题。